我是一名本土記錄員

作者: 有誰耳鳴

Powered by 紙言

序

我叫鄧晨，表面上，我是一名露宿者，實際上，我是一名本土記錄員。

記錄員職責，是把所有荒謬到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但又的確發生過的事件記錄下來。

小時候，爺爺告訴我，很久很久以前，我們一族共有三千多人，分佈世界各地，記錄了很多很多的事件。

我問爺爺，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好像連一個親戚也沒有?

爺爺黯然地告訴我，他們全部都被消失了。

正當我想得入神，一條水柱突然向我顏射來，我全身都濕了。

又是那些公園清潔工，今天已經是第三次了。

最近，公園的管理員很喜歡以清潔公園及附近街道為理由，每天幾次向露宿者的宿位和財物射水，驅趕露宿者。

其他還未中招的露宿者紛紛收拾自己的物件，匆匆地離開了。

一個濕透的年輕露宿者上前與清潔工理論，卻被幾十較年長的露宿者怪責他無事生非，還對這年輕人拳打腳踢。

那個年輕人最後被打至倒地不起，年長的露宿者乘機把年輕人身上僅餘的財物都搶光。

幾個在公園旁觀的市民望著倒地的年輕人，議論紛紛：

正廢青！破壞社會安寧！
好彩被顏射既唔係我，都係扮睇唔到，快d閃人。
搵間屋住咪好囉，做咩要訓街呢?

我本來想上前看一看年輕人，可是我想起爺爺曾告訴我：

記錄員只是負責記錄事件，絕不可以參與事件。

於是，我收拾好自己的物件，離開公園，尋找下一個容身之所。

(第n次記錄於此完畢)

十年樹木

昨天，其他露宿者告訴我，鄰區的區議員今天會在辦事處門外排發餅乾和飲料。

我本來想乘一個站地鐵到鄰區，可是雖然我有錢，但是實在太多人，我等了五班車也沒法子上到車。

最後我決定行路，用了一個多小時，終於走到了區議員辦事處。

我遲到了，今天的限額都派光了。我告訴區議員，我是一名露宿者，是從鄰區走了一個多小時才來到的，希望區議員能再派一些餅乾和飲料給我。

區議員助理給我一張<搬家契約>，說只要答應搬來這一區，登記做選民，在下一屆選舉投他一票，他就派餅乾和飲料給我。

我還在考慮的時候，三至八個說普通話的大媽衝入區議員辦事處，說太多木棉樹的棉花在街上飄，經常飄到她們臉上，弄花她們的妝容。

區議員說，他十分明白木棉樹為居民帶來的問題，正在研究把區內的木棉樹全部斬掉。

大媽們很高興地離開了，她們說下一屆選舉一定會投區議員一票。

助理問我填不填<搬家契約>，我望一望他手上的餅乾和飲料，就填寫契約了。

我想，我又沒有固定居所，隨時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離開。

我離開了區議員辦事處，在一個公園的長椅上享用我剛領回來的餅乾和飲料，雖然包裝精美，但卻十分難食。

喂!你知唔知原本樹係人扮嫁?
吓?邊個講嫁?
網上面d人講嫁!
嘩!咁一定係真嫁喇!

兩個在公園玩耍的小朋友的對話傳入我耳中。

我望望身後那棵高大筆直的木棉樹，看著它那健康粗大的樹幹，笑著問它會如何應付快要被斬掉的結果，想不到它真的回答我。

木棉樹告訴我，他原本是一名商人，金融風暴破產後，被某特別機構邀請參與特殊實驗計劃，扮樹十年，其間不能變回人，機構就會給其家人每年五百萬元的作安家費。

商人說，扮樹的頭一年，每天都有工作人員來公園和他聯絡，問他的精神和身體狀況，以及公園遊人的一切活動和對話內容。

可是之後一年工作人員再沒有出現過，而他也變不回人類了。

我問他有沒有家人的消息，他說曾經在某一晚見到自己的老婆和一個禿頭的胖子來到公園鬼混，就在我坐著的這張長椅上。

機構欺騙了商人，機構一分錢也沒有給過商人的家人。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商人，只好告訴他，我會再回來探望他。

我在天橋底下躺下，一邊寫下商人的遭遇，一邊拿出區議員派發的餅乾來吃。

咦?明明寫著三十片裝，早上才吃了五塊，為何只剩下一塊?

我望一望包裝底，上面印著：中國製造

(第n+1次記錄於此完畢)

第二天下午，我到公園探望商人/木棉樹，發現他已經被斬掉，只剩下幾吋厚的樹幹在地上，我和他說話，他也沒有再回應我了。

旁邊有一張告示，上面寫著：

由於此樹樹身被真菌侵蝕，樹幹嚴重傾斜，並開始枯死，有即時倒塌危險，故已立即移除。

人死燈滅

我病了。

我問路人哪一架巴士可以最快到達醫院，路人說乘十一號巴士，十至十五分鐘就可以到醫院。

巴士來了，我上車，從口袋中拿出一個用了幾次的口罩戴上，我怕會傳染別人。
很奇怪，坐在椅上的人全都不斷咳嗽和打噴嚏，但都沒有戴口罩；站著的人卻全部戴著口罩。

巴士在路上塞了三十八分鐘，我一共用了五十三分鐘，終於到達了醫院。

醫院很多人，比我在電器舖電視機上看見的香港迪士尼公園還要多人。我找護士問應該在哪裡登記看醫生，可是每一個護士都像風一樣的在我眼前飄過，我連開口的機會也沒有。

我找了一個剛進入醫院大門的人，跟在他身後，到了登記處，拿了一張籌。

我望望手上的號碼：三百二十二號。
我再望望牆上的顯示屏：等候時間約十五小時。

我突然想起爺爺曾經教訓過我，不要浪費時間在一些無謂的事情上，時間是很寶貴的；只有無腦的人才會浪費時間去排隊吃一餐飯或等一個人。

我由醫院的側門離開，看見一張張躺著病人的病床，由上至下，左至右整齊地排列在醫院外的草地上。我想：原來現在醫院還增設了露天病房，讓病人呼吸新鮮空氣，真貼心。

我走過草地，突然被一個少年叫停，他告訴我有特別的技巧可以幫我治病。我見少年的態度誠懇，不像說謊，於是便跟著他走到一間小鋪內。

鋪內有一個角落用木板圍起，少年搬開其中一塊木板，帶我走入去，原來木板後還有一間小房。

房內坐著一個老頭子，是少年的爸爸。老頭子說只要九十九元，他就用特別的技巧幫我治病。

我問老頭子為什麼是收九十九元，而不是一百元，因為找一元是很麻煩的。

老頭子說人們總覺得九十九元比一百元便宜很多，但其實他只是少賺一元而已。

我想想好像很有道理，於是便拿出我這星期辛苦得來的所有錢，給了老頭子為我治病。我一個星期的辛勞就這樣全部貢獻給醫生了。

老頭子收錢後，在他身後的櫃裡，拿出了一枝點著了的黑色蠟燭，蠟燭約有十厘米高，有點傾斜，有一些白色的蠟黏在燭身的一邊。

老頭子說，世上每個人也有一枝蠟燭代表著，他手上這這枝就代表了我，蠟燭的長度就代表壽命，燭身上白色的蠟就代表身上的疾病和危難，一旦白色的蠟的太多就會令蠟燭傾斜，甚至倒塌，人就死於非命了。

我問老頭子為什麼蠟燭是黑色的，老頭子說蠟燭的顏色就代表了人的臉，通常顏色越淡，人的生活就越好。

老頭子一邊向我解說，一邊把燭身上白色的蠟用小刀刮走，他說只要把白色的蠟全都刮，我的病就會痊癒。

老頭子刮完後，我好像真是痊癒了。

老頭子還問我想不想長命一些，他說只要給他多一點錢，他就可以把蠟燭弄長一些。

我問老頭子為什麼他有這種有特別的技巧，仍要躲在這小鋪內。他應該能賺更多的錢，過更好的生活。

老頭子告訴我，世界上有能力的人，不一定能站在高山上的；站在高山上的人，不一定是有能力的。

我不太明白老頭子的意思，於是我再三多謝老頭子後，便離開了。

(第n+2次記錄於此完畢)

一個多月後，我又病了，於是走到老頭子的小鋪，發現小鋪已經變成藥房了。我曾經於小鋪附近打聽過老頭子和少年的下落，卻沒有人記得他們。最後我在一個附近露宿的婦人口中得知，老頭子在幫我治病後一天便過身了，少年得到了一筆保險金，和一個富家美少女移民外地了。

我想，代表少年的那枝蠟燭一定是白色的。

無間．隧道

我的小學同學查港勱，請我去了他工作的地盤當幾日雜工。

查港勱在高鐵地盤當管工，負責在連接內地的地下隧道中管理幾十個工人工作。他說有內地工人已經有幾天沒有上班，問我可不可以幫忙當幾日替工。

我的朋友不多，查港勱是其中一個，所以我一口答應了他。

我跟著他進入地盤，來到豎井口，一名操普通話的豎井工人問我拿工人證和密閉空間證。

查港勱用一口純正的北京腔對豎井工人說我是南沙來的，豎井工人回答：

不是中国香港来的那就不用证件了!

我們乘吊籠到地下隧道，在悶熱的隧道中走了五分鐘，到達了查港勱負責管理的工作範圍。

查港勱用普通話向幾個工人簡單地介紹了我，叫我聽工人們的指示工作就可以了。

查港勱離開後，幾個工人用我從未聽過的方言對我說話；我告訴他們我聽不懂，他們只對我冷笑了幾聲，便成群結隊走到一邊吸煙和賭錢了。

最後有一個瘦工人走過來，用廣東話告訴我，那些內地工人一天只會工作二小時，其餘時間都是在賭錢和睡覺。隧道內大部分工作都是由香港工人做的。

我問瘦工人，為什麼不向管工投訴，他說如果不是這些內地工人工作慢，他哪會有工作做?多謝內地工人也來不及，更不用說去投訴。

我和瘦工人一起工作，也不知道工作了多久，瘦工人說他要去廁所，於是我便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一會兒。

我四處張望，原來那些內地工人已經不知所蹤，只剩下我一個人在這段隧道內。

我望向還未鑿通的隧道盡頭，隱約見到一個人影跌坐在地上，於是我走上前去，發現是一個孕婦。我問孕婦有沒有事，她說可能因為隧道太過悶熱，有點頭暈，於是我扶她到一旁坐下，還把身上唯一的一粒糖給她吃。

孕婦十分感謝我，還說香港人都是好人，不停地出錢供養她和肚中的寶寶。

我被她稱讚得有點不好意思，只好問她叫什麼名字，轉移話題。

我曾经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现在我叫做昭君。

瘦工人在遠處叫我回去工作，於是我立即跑回去，一時忘記了身邊的孕婦。

瘦工人問我為什麼走到隧道的盡頭，我告訴他有關孕婦的事情，他卻取笑我說，未還未鑿通的隧道是

禁止女性進入的，更何況是孕婦。

我回望隧道的盡頭，已經看不見那孕婦的跡影。

放工時，我告訴查港勱，我只工作了一天已經疲累得要命，明天不能繼續幫忙了；查港勱沒說什麼，只是給了我二百九十二元五毫，便轉身離開了。

我回到天橋底，一躺下便睡著，還夢見小時候爺爺告訴我的一個故事。

未鑿通的隧道是一個很邪門的地方。在那迷信的年代，人們深信一旦有女性進入了未鑿通的隧道或礦坑，隧道就會變成女性性器官的投射。而我們的祖先亦曾經記錄過幾宗有關隧道與女性的事件。

在西方某個城鎮，鎮長帶同新婚的妻子視察新開採的礦坑，剛進入礦坑不久，市長的妻子便因為月經到來而身體不適。
市長和妻子離開後，礦坑隨即發生意外，一個礦工突然發狂，用開採礦石的鐵鑿殘殺坑內的其他礦工，四十多名礦工，只有三人僥倖逃出。
礦坑內不斷傳出鐵鑿鑿打屍體和骨頭的聲音，血水混著泥水不斷從礦坑流出，沒有一個有膽量進入礦坑看情況。
四日後，礦坑內再沒有傳出任何聲音，亦沒有血水流出，幾個膽大的礦工才走入礦坑，發現發狂的礦工已經死去，而地上則是一具具被鑿得血肉模糊的屍體。
而根據祖先事後的調查，發狂礦工死去那天，正是市長妻子月經完結的同一天。

另一宗則是發生在一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古國，當時古國的國力開始衰退，國王和被連綿山脈阻隔的邊陲蠻國達成協議，動用全國的財力和男丁，希望在山脈中開鑿一條隧道通往蠻國。
男丁們日以繼夜地工作，其中一個男丁的妻子臨盆在即，為了見丈夫一面，偷偷走入未鑿通的隧道，卻不幸遇上大型崩塌，與丈夫一同葬身隧道之中。
祖先從離開古國的人民口中得知，意外後隧道不時會傳出嬰兒的哭聲，每天也有工人被發現伏屍隧道內，屍體支離破碎，像被不知明的野獸殘殺。但國王隱瞞事件，欺騙國民，投放更多的人力物力開鑿隧道。
離開的人民相信，慘死妻子肚中的嬰兒，已經變成隧道中的怪物，以捕食人類血肉精氣為生；投放越多資源，只會助長怪物的成長。
最後古國在國庫耗盡，男丁滅絕之下，被邊陲蠻國滅國。

幾天後，我去了地盤找查港勱，問他隧道有沒有意外發生。他說一切正常，只是瘦工人在我做替工的那一天後，便再沒有回來上班。

我想，今時今日的應該不會像古國那樣，出現不斷吞食的怪物的。

我離開地盤後，我到附近垃圾站收集紙皮，在垃圾堆內看到了報紙上的兩宗新聞標題：

高鐵196億撥款獲通過　政府市民喜迎工程如期進行
香港工人失蹤　內地同事稱懶散　經常無故曠工

(第n+3次記錄於此完畢)

人

爺爺曾經告訴我，記錄員存在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只會選擇自己願意相信的事去相信，超出認知和智慧的，人的腦袋根本不會去記住和思考；我們正是要把這些被人遺忘的事記下，留給後世。

我在大樓天台的一角，偷偷地看著站在天台邊緣那個走投無路的女孩。

四個看來與女孩年齡相約的男孩，正強迫女孩從天台跳下去。他們警告女孩，如果不跳下去，就會殺死女孩的媽媽。

一個被綁著的婦人躺在地上，咀巴被封上膠紙，我想應該就是女孩的媽媽。

女孩全身抖震，相手掩面，一邊哭泣，一邊不斷地呼叫媽媽；女孩媽媽扭動身體，想擺脫束縛，可是被綁得太實，只能眼巴巴看著女孩，淚流滿面。

男孩們不斷催迫女孩，女孩只是不斷哭泣，完全沒有埋會男孩的說話。

快撚D呀!

其中一個男孩突然一聲呼喝，女孩被嚇至雙腳一軟，便掉下去了。

男孩們高興得歡呼起來，女孩的媽媽則傷心得暈倒了。

男孩們鬆開女孩的媽媽身上的繩和膠紙，把繩和膠紙燒燬後，女孩的媽媽便大聲哭泣起來。

十五分鐘後，警察來到，以涉嫌謀殺女兒的罪名拘捕了女孩的媽媽，而我也被七個警察帶到暗角盤問。

警察不斷地問我有沒有看到了事發經過，恐嚇我不要胡亂說話。

我害怕說出真相會被他們虐打，只好說謊，說我躲在角落睡覺，什麼也不知道。

所有人都離開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在天台的角落。

我想，我只是一名記錄員，負責記錄事情；事情與我無關，而且即使我說出真相也沒有人會信。

幾天後，我在公園看幾個老伯下棋的時候，看見了天台那四個男孩站在公園的角落。

其中一個男孩笑著叫我過去，問我對警察說了什麼。我沒有回答他，反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一個比較胖的男孩對另外三個男孩說，告訴我事實也無妨，反正也沒有人會相信。

胖男孩在臉上撕下了一塊面皮，我看見他臉上只有一隻眼、半個鼻子和半張咀巴，連耳朵也有一隻是假的。

胖男孩說他們是”半人”一族，所有族人天生就只有一隻眼、半個鼻子、半張咀巴和一隻耳朵。

他們自古以來都受到正常人的歧視和驅趕，族人一直以來就只能戴著面具生活。

直至十九年前，半人的族主發明了可以令正常人的兒童變為半人的病毒。但病毒需要長時間才能完全感染人體，於是他們混入學校當中，每天在班房中散播病毒。

而有一班小孩天生就對病毒有抗體，所以半人就要用盡方法解決這班小孩。

我對他們說，即使他們把所有正常人都變做半人，也改變不到他們身上有缺憾這個事實。

胖男孩恥笑我，說我是蠢材，他說只要世上大部份人也變得跟他們一樣，到時候半人就是正常人，眼耳口鼻都齊全的人才是怪物。

胖男孩還向我吹噓，半人比正常人聰明得多；和之前天台類似的事件，他們一族人已經幹過得許多次了，卻依然未被正常人發現。

男孩們在離開公園前還問我，要不要成為他們半族的一分子。

我拒絕了他們的提議，他們也沒有強迫我，只是笑著對我說：

當你身邊的人全部都變了，你以為你還有得選擇嗎?

接著的一星期，差不多每天都有小孩跳樓自殺的新聞，新聞說起因是學業壓力太大。

我不知道這些小孩的死與半人有沒有關係，也不知道這些年來究竟有多少小孩已經受到感染。

我不敢說出事實，因為我知道沒有人會相信的，我只會被人當作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露宿者。

我不會說出事實，因為我只是一名記錄員，我只是負責記錄事件，絕不參與其中。

(第n+4次記錄於此完畢)

賣人偶

我本來想探望幾個朋友，卻發現天橋底已經變成了一個跳蚤市場，朋友們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找不到朋友，我唯有逛逛這個好像很有規模的跳蚤市場。

我走過每一個檔攤，檔主都用嫌棄的目光望著我；我假裝看不到，仔細地欣賞每個地攤售賣的東西。

每個檔攤都說他們的貨品是自家製作的，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總是覺得這些自家製作的東西都是差不多的。

藝術創作的東西，我真的是一竅不通。

我正想離開之際，一個地攤吸引了我。

地攤上放著十多個手掌大小，栩栩如生的人偶。

我望著那些人偶，它們的眼睛像是真的一樣，十多雙眼睛一同凝視著我。

它們像在告訴我，請把它們帶回家。

我很想把人偶帶回家，我問檔主一個人偶要多少錢。

穿格仔恤衫的檔主緩緩地轉過頭來，用他空洞的雙眼望著我，生硬地舉起手，指了一下他身前那空空的紙盒說，覺得值多少，就付多少；然後又直直的望著前方，動也不動。

我再問檔主一次，他以相同的動作，回答我相同的答案。

我覺得檔主比地上的人偶更像人偶。

我淘出身上所有的金錢，放進紙盒內，拿了一個我最喜愛的人偶離開了。離開的時候，我才看見身旁有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也在看著地攤上的人偶。

我拿著人偶回到自己的窩處，把玩人偶。

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性，有一把直長的黑色頭髮，雪白的膚色，穿著一條米白色的連身裙。

我腦中有一把女聲告訴我，要我把人偶身上的衣服脫光；之後，我覺得人偶的臉好像變紅了。

我把人偶的衣服脫光，露出了婀娜的身體。

我著迷地撫摸著人偶雪白的裸體，幻想著自己與變成真人的人偶歡愉。

在高潮的一刻，我發現人偶體內藏著一條鑰匙。

我不知道這是哪裡的鑰匙，但我很想知道，因為它是藏在我的人偶內。

我拿著我的人偶和鑰匙回到跳蚤市場，但是地攤已經沒有了。

我腦中的女聲告訴我，去看看天橋底另一邊，那裡有一個被棄置的貨櫃；於是我跟著做。

我腦中的女聲又告訴我，用我的人偶內的鑰匙把貨櫃的門打開；於是我把鑰匙插入門鎖中。

我腦中的女聲告訴我，只要我把門打開，我就能回到從前，改變自己的過去。

我現在沒有的權力、金錢、房子、女人等等，都會重新擁有；我不用再做一個被人嫌棄的失敗者。

我很想把門打開，可是我卻沒有轉動鑰匙，把鑰匙直接退了出來。

因為我害怕。

我覺得我即使回到從前，也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過去，還會過更糟糕的生活。

就在我把鑰匙退出來的一刻，我就暈倒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醒來了。我就躺在棄置的貨櫃前，人偶和鑰匙卻已經不知所跡了。

我推了一推貨櫃的門，門應聲打開，貨櫃是空的，裡面什麼都沒有。

幾個星期後，我在一個天光墟看見那個賣人偶的地攤，我走到地攤前，發現檔主已經變了當日在我身旁那個穿著西裝的男人。

我問他人偶要多少錢，他以上一個檔主一樣的動作和口吻，回答我一樣的答案。

我不敢再留在這裡，匆匆離開了；離開的時侯看見地攤上一個穿格仔恤衫的人偶，似曾相識。

(第n+5次記錄於此完畢)

畫地圖

下很大雨，我沒有到街上去，和幾個露宿者一起留在天橋底吃東西和談天。

現在已經是三月中旬，但天氣還是十分寒冷，每天也下雨，窩中的紙皮很容易就濕了，我差不多隔天就要到街上尋找新的紙皮替換。

近幾年，雖然多了很多藥房，藥房職員每天都會把大量的紙皮隨便丟在門外，令街上紙皮的供應量上升。

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近幾年也多了很多很多公公婆婆和我們這些露宿者爭奪紙皮。

很多時候，我還會被這些公公婆婆怪責，說我不懂禮讓長者；街上的路人也會責罵我，說我是廢人，連長者的紙皮也要搶。

我想，紙皮上明明沒有長者的樣子和記號，為什麼一定是屬於長者的呢?

在供不應求之下，我每次也要走很久很久，才能收集到足夠的紙皮。

正當我們談得興高采烈之際，一個全身濕透的男人走過來，問我們可不可以給他一些食物。

其他露宿者拒絕，還叫我不要理會他。

但我覺得他很可憐，便把他帶到我的窩，讓他抹抹身上的雨水，吃一些乾糧和喝一點水。

他還問我可不可以讓他借宿一宵，我也答應了他。

半夜，我被車聲吵醒，我看見他對著一張放在地上的地圖發呆。

那是一張不知道用什麼皮製成的歐亞地圖，地圖上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記號，令我覺得這是一張非常古老的地圖。

男人嘆了一口氣，望一望我，開始對我訴說他和地圖的事：

「我是一個古老巫師家族的後裔，負責保護眼前這幅由馬可孛羅製作，具有魔法的地圖。

馬可孛羅其實是一個歐洲的巫師，他周遊列國的目的，其實是想學習世界各地的法術。

當時統治中原的蒙古人對怪力亂神的事深信不疑，元世祖忽必烈對法術高超的馬可孛羅十分寵信，讓馬可孛羅學習到中土的各種法術。

為了答謝忽必烈，馬可孛羅在離開時，獻上了一幅地圖。

馬可孛羅告訴忽必烈，只要在地圖上刻上記號，待記號被地圖完全消化，就必定能征服被刻畫的領土。」

我十分驚訝，說這竟然是元朝稱霸歐亞的主要原因。

巫師男點一點頭，繼續說：

「忽必烈為免地圖被盜，每次出征時都會把地圖交給他最寵信的巫師保管，也就是我的祖先。

我的祖先看見忽必烈在得到地圖後，雖然逢戰必勝，但征戰連連，導致民不聊生，所以他在忽必烈出戰日本前換了一幅假地圖，把真地圖藏起來了。

忽必烈不辨真偽，在假地圖上刻上記號後便出征日本，最後卻失敗收場。

忽必烈在戰敗後拿出地圖查看，見地圖上的記號依舊清晰，久久沒有被地圖消化，以為馬可孛羅施加在地圖上的法力消失了，便燒燬了地圖，完全不知道地圖被祖先換掉了。

之後幾百年，我們一族人向歷代英明的統治者獻上地圖，助其建功立業；一旦遇上庸懦無能的君主，就把地圖換掉，遁入深山；待有能之人重新執政，才再次獻上地圖。」

我問巫師男，他這次是不是換掉了地圖，逃了出來，剛巧躲在我這裡。

巫師男沒有回答我，只是從衣袋中拿出了一片掌心大小，奇形怪狀的石頭，遞給了我。

他說我們有緣，之後可能沒有再見面的機會，所以叫我用石頭，試試在地圖刻一些記號。

我不知道應該在地圖上刻什麼，只是想起經常聽到路人說，中國令香港變得越來越差，於是我用石頭在中國上刻了一個骷髏骨頭的記號。

巫師男笑著對我說，我這個骷髏骨頭比那些什麼一帶一路更實在，因為骷髏骨頭是刻在真地圖上，遲早有一日會地圖被消化，成為事實；一帶一路卻只是畫在假地圖，紙上談兵，永遠也不會成真。

巫師男還在繼續說，但我太疲倦，忍不住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巫師男不見了。

我在附近找找看，看見巫師男正在街上逃跑，有幾個穿黑色西裝的男人在後面追著，前面也有幾個穿黑色西裝的男人跑向巫師男。

巫師男在快被趕上之際，把衣袋中一件小東西丟掉。

我躲在一角，看著巫師男被按壓在地上，身上的地圖也被搜了出來。

巫師男被帶上一部黑色的七人車，在被押上車的一刻，他望向我，露出一個會心的微笑。

七人車離開後，我上前去，發現巫師男丟掉的，正是那片用來刻劃記號的石頭。

我把石頭撿起，收在月餅鑵中，當作與巫師男相遇的唯一證明。

正如巫師男，我們應該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

(第n+6次記錄於此完畢)

百年樹人

最近空氣很差，差得令我好像不能呼吸。

我不想再待在天橋底，我想走到附近的公園，呼吸一下比較正常的空氣。

我走著走著，發覺附近的公園都在公路的旁邊，一點新鮮空氣也沒有。

我走著走著，經過很多很多的公園，都沒有發現新鮮的空氣；我累了，最後唯有隨便找一個公園坐坐。

我又回到了那個公園，那裡曾經有一棵高大筆直的木棉樹。

我又坐在那張長椅上，望著長椅後只剩下幾吋厚的樹幹，想著想著，很久才發覺我身旁坐了一個中年的女人。

女人穿著一條淺啡色的長裙，一頭黑色的長髮上，戴著一頂紅色的毛線帽。

她靜靜的坐在長椅上，優閒地看著書；彷彿除了手上的書外，世上其他一切的事情都與她無關似的。

我不想破壞這個寧靜的氣氛，於是靜靜地坐在長椅上。

不知過了多久，女人合上手上的書，望向我，微笑著問我：

「你和他識了多久?」

我告訴女人，我不知道她口中的「他」是誰。

女人望向長椅後只剩下的樹幹，我想，「他」就是那個被騙去扮樹的商人。

女人平靜地說：
「『他』一直很努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得償所願，想不到等不到那一天到來。」

我覺得很難過，想安慰一下女人，可是不知道可以說什麼，所以只好輕輕拍了女人的肩膀一下。

女人笑了一下說：
「我沒有難過，雖然『他』不能看到成功的一天，但事情進展得很順利，『他』的願望一定能實現的。」

我覺得很奇怪，問女人「他」不是只是一個被騙去扮樹的商人嗎?「他」有什麼願望要達成呢?

女人笑著望我，告訴我說原來『他』之前對我說的全是謊話。

「他」還未變為樹之前，一直都是一個愛好大自然的人，痛恨世上一切破壞大自然的人和事。

「他」在被雷電擊中之後，雖然肉身灰飛煙滅，但靈魂卻進入了一棵木棉樹中，只要棲身的木棉樹不

死，每隔五十年便能轉移到另一棵新的木棉樹上，永遠生存。

「他」透過泥土中，樹與樹之間的連繫，了解到這幾百年來，人類依舊不無情地破壞大自然。

「他」決定要再做一次，一件「他」幾百年前也曾經做過的事。

「他」連繫了所有的樹木，向它們傳遞訊息，要求所有樹木都遵從「他」的指示。

「他」指示樹木，就如同指示「他」的子孫一樣，要把人類大量屠殺。

「他」教導樹木，在進行光合作用的時候，減少排出的氧氣，轉為排出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對人類有害的氣體。

「他」認為，行動必須慢慢進行，令人類以為是自己產生過量的廢氣，絕不會懷疑到樹木身上；即使有所發現，也為時已晚。

「他」的計劃進展得十分順利，因為我很久也沒有呼吸過新鮮的空氣了。

女人叫我要好好珍惜剩下的日子，因為離人類滅絕的時間不遠了。

我追問女人，「他」究竟是誰；女人站了起來，雙手抱著書本，慢慢地離開了公園。

我看到女人手上那本書封面上那幾個字：

《最環保的侵略者》

我回到天橋底，看著撿回來的報紙頭條：

樹木大屠殺 南生圍「美景走樣」

我想，究竟會是樹木先被人類殺光，還是人類先被樹木消滅呢?

(第n+7次記錄於此完畢)

山鬼

傳說，每一座山都有一隻山鬼。
山鬼負責保護山上，與及周邊的土地的一切，免於災難和不幸。

傳說，山鬼是一位美麗和率真的少女，穿著美麗的衣服，帶著一隻可愛的花貓。
山鬼每天都在山上，滿懷喜悅地等她的情人前來；雖然風雨來臨，但她依然默默地等待著，最後忘記了回家的路。

紀倩是爺爺收養的孤兒，從少就不喜歡與人類交往。

爺爺說，紀倩能看見普通人看不見的東西。

自從爺爺離開後，我再沒有見過紀倩。

現在，紀倩來找我，請我翻查爺爺的記錄，尋找拯救山鬼的方法。

紀倩說，這隻山鬼一出世，就是面目醜陋，殘缺不全。

紀倩帶我到她找到山鬼的地方，那是一座泥頭山，她說山鬼就躺在泥頭山下。

可是我看不見山鬼。

沒有人可以看得見山鬼，只有紀倩可以。

紀倩拜託我拯救山鬼，她說如果山鬼死去，整座山和四周的土地都會遭受到災劫。

雖然我看不見山鬼，但我相信紀倩的說話，於是我去找記錄。

記錄員的記錄檔案，是藏在一個很隱蔽的地方，除了記錄員一族外，其他人是找不到的。

爺爺說，記錄檔案絕不可以輕易向世人公開；一旦公開了，就要承擔一切的後果，不能後悔。

我翻查了很多很多的記錄，發現了一些關於山鬼的資料。

記錄說，當地殼活動，大自然形成一座新的山，自然的能量就會在山中凝聚，產生山鬼。

正常的山鬼會運用這些自然的能量，令四周的事物順利地成長和發展。

當一座山消失，能量不再凝聚，山鬼就會自然地消失。

當一座山突然沒有了山鬼，能量就會因過量聚集而失控，為周邊的土地帶來災禍。

古時的人祭祀山鬼，祈求山鬼為人類帶來福澤；山鬼籍由人的崇拜，吸取自然的能量，滋潤人類的土地。

但是泥頭山是人造的。

現代人不會相信山鬼，祭祀山鬼。

泥頭山的山鬼不能因為自然的能量而痊癒。

我翻查了很多天，也沒有記錄說人為造成的山鬼是怎樣的，更沒有說如何拯救人為造成的山鬼。

我回到泥頭山去，看見紀倩在哭。

紀倩哭著說，山鬼全身也長出了灰色的毒瘡，身體已經不能活動。

我告訴紀倩，我找不到拯救山鬼的方法。

紀倩哭得更厲害了。

紀倩告訴我，山鬼已經奄奄一息，甚至到出現了幻覺。

山鬼說，她的情人很快就會來到，為她驅除一切積壓在身上的痛楚，帶她回到從前她們相遇的那片草原去。

我聽不到山鬼的說話，看不見山鬼的身影，一切都是紀倩告訴我的。

紀倩泣不成聲，只是不斷求我繼續尋找拯救山鬼的方法。

我不忍心傷害紀倩，於是再去翻閱記錄。

我又找了幾天，依然找不到任何方法。

我又回到泥頭山去，卻已經找不到紀倩了。

下雨了，我看不見山鬼，只好抬頭望望眼前的泥頭山，看見已經噴了漿，整座山被石屎封著，山頂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工程在進行。

我不知道紀倩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山鬼的下場是怎樣。

我只是知道，泥頭山很快又會被人遺忘。

(第n+8次記錄於此完畢)

《九歌•山鬼》
屈原

若有人兮在山坳，披薜荔兮束女蘿。
眼含情兮又會笑，妳看我兮多窈窕。
乘赤豹兮傍花狸，辛夷車兮桂花旗。
披石蘭兮束杜衡，折鮮花兮寄念思。
我經竹林兮總不見天，路艱難兮怨遲來。
孤獨立兮山頂上，雲湧湧兮流腳下。
陰森森兮如黑夜，東風吹兮神弄雨。
等神女兮怡忘歸，春漸去兮誰葆春？
采靈芝兮在山間，石磊磊兮葛曼曼。
怨神女兮悵忘歸，妳想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妳想我兮心疑惑。
雷隆隆兮雨濛濛，猿聲聲兮又夜啼。
風呼呼兮葉飄飄，想神女兮難捨離。

大鳥渡渡

我在街上閒逛，突然下起雨來。

我身上沒有東西可以擋雨，我四處尋找可以避雨的地方。

遠處有一條有蓋的行人路，於是我走過去想避避雨。

可是有蓋的行人路已經站滿了擔著雨傘的人。

其他沒有雨傘的人，只能冒著雨匆匆地走過。

很幸運，我在兩個擔著雨傘的人中間，找到了一個身位的空間。

雨越下越大。

我站得累了，在行人路中心坐下來。

我抬頭望每一個經過的路人，他們大多數是黑著臉的。

他們會厭棄那些走得慢的人，卻看不見坐在路中心的我。

他們會咒罵天氣反常，經常下雨，卻看不見路上車輛排出的廢氣。

他們會埋怨自己身前的人只顧看電話，卻看不見自己身後的人的咀臉。

我把頭抬高一些，望向天空，一層一層厚厚的雨雲積壓在天上，不知道還要多久才停雨。

一隻很大的鳥兒在天空中飛過。

我覺得很驚訝，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大的鳥兒在天上面飛。

我冒著雨，嘗試跟著牠的跡影。

大鳥兒在厚厚的雲層中若隱若現，好像在和我玩捉迷藏。

我走了很久，走到了一個小山丘旁，就不見了大鳥兒的跡影。

我沿著小路向上走，四周都沒有人；有時有幾隻小花貓在路邊，用奇異的目光望著我。

我走到了小路的盡頭，那裡有所豪華的洋房，洋房前是一個很大的花園。

我站在花園前的大閘外，看見大鳥就在花園內。

牠望一望我，然後走進了洋房。

那是一隻渡渡鳥。

我自小就對已經滅絕的動物很有興趣，常常看關於牠們的書籍。

我肯定那是一隻渡渡鳥。

可是渡渡鳥應該不會飛的。

我很高興渡渡鳥還未絕種，很想立即把牠拍下來，可是我沒有相機。

我很興奮可以近距離接觸渡渡鳥，很想立即走進去，可是我不能打開大閘。

我不斷按門鈴。

有一個男人從洋房走出來。

我問男人可不可以讓我進去看一看渡渡鳥。

男人用奇異的目光望著我，說那只是一隻普通的駝鳥。

我說那隻肯定是渡渡鳥。

我和男人不斷地爭論，爭吵聲令住在旁邊的人都走出來，看過究竟。

我問他們有沒有見過那隻大鳥。

旁邊的人說，他們沒有從來沒有見過那隻大鳥，但他們都肯定那只是一隻駝鳥。

我告訴他們，我剛剛是親眼看見那隻大鳥飛到花園的。

所有人都恥笑我。

我肯定自己是對的，但是在這裡，在這群人面前，我淪為一個笑柄。

我不再與其他人爭論，只是求男人開門讓我近距離看看他們口中的駝鳥。

男人拒絕，還警告我如果再不離開就會報警。

其他人也附和男人，迫我離開。

我離開了，我到圖書館想查看有關渡渡鳥的書籍，卻發現全部都沒有了。

晚上，我再到山丘的洋房去

渡渡鳥不在花園中，但是多了幾個警衛在巡邏。

我問警衛，那隻「駝鳥」在那裡。

警衛說花園什麼都沒有，然後以私人地方為理由，驅趕我下山。

記錄員職責，就是把荒謬的事物記錄下來。

於是，我回到天橋底，把今天遇見的人記錄下來。

我肯定那是一隻渡渡鳥，我一定會再到小山丘的。

(第n+9次記錄於此完畢)

施和受

有一班自稱慈善團體的義工，來天橋底探望我們這一班露宿者。

義工有男有女，有老有幼。

義工帶來了很多飯盒，說是免費分發給我們的。

義工要我們排好隊，一個一個走到他們面前領取飯盒。

於是我也跟著排隊。

我排的那一行，派飯的是一對年輕的父母，他們帶著一個七、八歲的小孩。

父母戴著手套，從手推車中拿出飯盒，交給小孩，再叫小孩親手交給露宿者。

小孩不情願地接過飯盒，遞給露宿者。

每次露宿者一拿著飯盒，小孩立即收回戴著手套的小手，還露出厭惡的目光。

我領了飯盒，便回到窩中。

派完飯後，義工們主動走來和我們這一班露宿者說話。

他們說希望可以幫助一下社會上的貧困人士，了解我們的苦況，為我們向政府反映。

他們好像真的很熱心。

有幾個年輕的義工還說要參觀我的窩，嘗試睡在窩中的感受，親身體驗一下露宿者的苦況。

我沒有讓他們走進我的窩，於是他們走進了其他露宿者的窩。

我是不會隨便讓陌生人走進自己家的。

一個多小時後，義工們準備離開了。

我看見派飯的小孩掉了一個小吊飾在地上。

我拾起吊飾，走上前還給小孩，小孩卻嚇得躺在父母身後。

父母說吊飾不是小孩掉的，便匆匆帶著小孩離開。

我還隱約聽見父母對小孩說，會買一個更漂亮的吊飾給小孩。

義工們離開後，我便回到窩中吃飯盒作晚飯。

飯盒很滿，很豐富，但卻有一點酸味。

我把飯盒吃光，才想起早上自己買的早餐還有一半留著。

我拿著剩下的早餐，走到附近的一條後巷，那裡有很多流浪貓出沒。

每次有吃剩的東西，我都會用來餵飼這些流浪貓的。

我覺得，我和牠們有點相似。

我蹲下來，專心地看著幾隻小貓吃東西，牠們很可愛。

一會兒後，有幾個人走進了後巷，是早上那幾個年輕的義工。

他們一邊吸煙，一邊談論著早上的活動。

一個年輕人說，如果不是要寫報告交功課，他是不會到骯髒的天橋底的。

一個年輕人說，如果不是父母強迫他參加活動，他早已在長洲和女朋友開心了。

一個年輕人笑著說，閒時看看社會的低下階層，才能突顯自己的優越感，心情更愉快。

我不想再聽到他們的說話，想悄悄地離開，卻聽見貓兒的慘叫聲。

這班年輕人在虐待貓兒。

他們捉住一隻小黑貓，用打火機燒牠身上的毛，然後硬生生把牠的四肢折斷，還把牠丟在地上，像足球般踢來踢去。

我衝過去制止他們，質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冷血，說這是犯法的行為。

一個年輕人說他有的是錢，事後只要帶貓兒看醫生就可以，沒有什麼大不了。

一個年輕人說，他根本不怕犯法，父母自然會為他擺平。

一個年輕人反指是我虐貓，他們幾個親眼看見的。

我很憤怒，我從未見過這樣無恥的人。

我忍不住要出手教訓他們。

最後，我被打至倒地不起。

暈倒前，我還看見被虐貓兒身體不斷痙攣抖震，呼吸漸漸變弱。

牠眼中流露出那驚慌無助的神情，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才醒過來，倖存的其他貓兒在舔我的傷口。

我勉強站了起來，仔細地搜索後巷，也沒有發現被虐貓兒的屍體。

我回到天橋底，回到自己的窩裡休息。

窩裡有一隻可愛的小黑貓躺著，望著我。

是在後巷被虐待的小黑貓。

我看見小黑貓，眼淚不自控地流下來了。

我拿出早上拾到的小吊飾，繫在小黑貓的頸上。

我抱著牠在窩裡睡著了，我不想牠再受到任何傷害。

我夢見有很多貓兒圍在我身邊，向我撒嬌。

第二天起來，小黑貓不見了，住在旁邊的露宿者告訴我，那幾個年輕的義工，被發現倒斃在附近的一個公廁內，四肢折斷，全身也有被火燒過的痕跡。

(第n+10次記錄於此完畢)

尋找失散的少女

晚上天氣有點熱，我走進了一個商場乘涼。

冷氣迎面撲來，我立即打了很多個噴嚏，一定是我身體不夠強壯。

我閒逛著，走到了全是賣家庭電器的一層。

我望望電器店的櫥窗，櫥窗中間放了一部很大的電視，直播著店外的情況，但我卻沒有發現連接的攝錄鏡頭。

我看見我自己出現在我看著的電視中。

我在電視中看見在看著電視的我。

感覺真怪異。

在我看著電視中的我的時候，我在電視中看見一個穿黃色外套的少年在右邊走過，離開了鏡頭。

數秒後，我在電視中看見他出現在左邊。

我在電視中看到他正在看著我看著的電視。

我很害怕，我怕轉過頭去，發現其實一個人也沒有。

我在電視中看見少年向我慢慢走過來，他一直望著電視中的我。

他說了一句「先生，不好意思」，我嚇得大叫了一聲。

他連忙對我道歉。

他問我有沒有看見他的女朋友。

他告訴我，他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

他本來和女朋友一起在購物，排隊付款時女朋友去了看其他東西，他付完款便找不到女朋友了，電話也打不通。

他問過很多人，但他們都只顧著做自己的事，不理睬他。

我問他女朋友是什麼樣子，他說他女朋友長頭髮，高高的，瘦瘦的，穿著背心和短褲子。

我問他女朋友的背心是什麼顏色，他說好像和他一樣也是黃色的，他也記得不太清楚。

我仔細想想，也不記得有沒有見過。

少年顯得很著急，於是我和他一起去找他的女朋友。

商場很大，人很多，我和少年一邊走，一邊看。

大約走了十九分鐘，都還沒有看見女朋友。

我望望周圍的商店，發現好像都似曾相識的，我問少年我們是不是之前已經走過這裡了。

少年望一望四周，說應該沒有，商場的商店一直不斷在變。

我想可能是我弄錯，因為所有商店好像都差不多。

我們走到少年和女朋友失散的商店，我問商店內的職員和客人，但他們都說沒有見過。

有一個小朋友反問我，為什麼不找商場的職員幫忙。

於是我和少年去了客戶服務處找商場的職員幫忙。

職員很熱心，問了我女朋友的名稱，於是我問少年他的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職員立即用廣播，叫女朋友到保安室與職員聯絡。

我問職員為什麼不直接叫女朋友到客戶服務處，職員說他們是遵照工作指引做的。

於是我和少年去了保安室等待。

我們在保安室等了很久，女朋友都沒有來，我問保安員有沒有其他方法，保安員說這樣就要回到客戶服務處找協助。

於是我和少年回去客戶服務處。

我告訴職員，女朋友沒有到保安室，除了廣播外，還有沒有方法可以幫助找女朋友。

職員說沒有，只能等待女朋友自行出現。

少年很失望，對我說他想自己繼續到商場裡還沒有走過的地方找找看，便和我道別離開了。

我自己一個繼續在商場閒逛，走到了一層全是賣電腦產品的。

這個大商場的商店位置分類很好，賣不同商品的商店都會在不同的樓層。

我望望電腦店的櫥窗，也有一個電腦屏幕，連接著攝錄鏡頭，也在直播店外的情況。

我看著電腦屏幕，看見一個長頭髮，高高的，瘦瘦的，穿著黃色背心和短褲子的少女，出現在屏幕的右邊。

她的神情動作，好像在找人；我想她就是他的女朋友。

當我想回頭叫那個少女之際，我看見穿黃色外套的他出現在屏幕的左邊。

我望著電腦屏幕，他們一步一步走向對方。

電腦屏幕突然一片漆黑，原來是電腦店要關門了。

屏幕熄滅的一刻，我好像看見倆人牽著了手。

我覺得很高興，他和她終於找回對方了。

我回頭望，卻看見他和她擦身而過。

好像根本沒有看見對方。

我想，可能是我弄錯，她根本不是他的女朋友。

商場要關門了，我離開了商場；我站在商場外，等到保安員把商場大門鎖上，也沒有看見少年走出來。

我想他可能已經找到女朋友，一同離開了。

之後的幾個晚上，天氣都有點熱，我走到附近幾個不同的商場乘涼，想逛逛不同的商店。

可是不同的商場都是差不多的商店。

我又在一間電器店的櫥窗中，看到一部直播店外情況的電視，左邊角落連接著攝錄鏡頭。

這麼多商店都售賣監視設備，我想現在的人一定很喜愛觀察別人。

我望望電視屏幕，我突然想嘗試，令電視中的我看著我。

但當我望著電視，電視中的我卻不是望著我。

當電視中的我望著我，我又不能望著電視中的我。

我想，究竟是我令電視中的我不能望著我；還是電視中的我令我不能望著電視中的我呢?

(第n+11次記錄於此完畢)

習慣

爺爺曾經告訴我一個民間傳說，假若一個人的陽壽本來是八十歲，但於三十歲就自殺身亡，其靈魂就會於往後五十年間，以相同的自殺方式，在同一地點不斷地重複著同一個自殺的行為，直到陽壽耗盡。

這個民間傳說正真實地在我和一群人面前上演。

一個男人從大樓的天台跳了下來，在空中撞到了伸出的晾衫竹，腹部被晾衫竹劃開，肚破腸流；血淋淋的腸子先一步掉下來，男人的身體跟著跌下，頭撞在地上，頭顱爆開，血液和腦漿四散，血肉橫飛，四肢也折斷了。

我停止了呼吸，定定地望著眼前的慘況，世界像停頓了。

一會兒後，地上的男人緩緩地爬起來，先把因撞擊力而爆裂飛出的眼珠放回眼眶內，然後把散滿一地的腦漿，用手一點點地盛回頭顱內，再把整條腸子硬生生地擠進肚子。

男人勉強地站起來，一拐一拐地走回大樓，走上樓梯，走到天台。

然後又從天台跳了下來。

然後又緩緩地爬起來，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器官和內臟。

男人就這樣重複著自己自殺的行為，而我們這一群人就一直看著他的「表演」。

不知道站著看了多久，朱廣正拍拍我，我才發覺其他人已經開始離開，回到村屋。

除了查港勣，朱廣正是我另一個還有聯絡的小學同學。

朱廣正的樣子和都十分普通，我經常把其他人認錯是他。

朱廣正說話的聲線和語氣也十分普通，只聽聲音也很難把他認出來。

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從小我和他就很投契，談起天來可以完全忘記了時間。

早上我在街上遇到朱廣正，和他談天說地了半個小時。

分別前，朱廣正邀請晚上我和他一起去參加教會聚會，他說那裡可以遇上一些小學同學，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難得可以再見小學同學，我答應了朱港正的邀請。

晚上，我和朱廣正到了一間村屋，裡面有很多人。

屋裡的人全部都很熱情，我們一邊吃東西，一邊聊天。

我見到了幾個小學同學，他們都很關心我的近況，說以後要多見面。

可是他們都沒有想起我的名字。

村屋裡有很多書本，我隨便看看，大多數是一些導人向善的書。

還有一些教會聚會時的相簿，我隨便翻翻，發現近幾年教會的聚會越來越多，教友也不斷增加。

聚餐後，所有人都坐在地上，等待教會執事的傳道。

執事說出許多導人向善的話語。

執事說出爺爺告訴我的民間傳說。

執事帶我們去看爺爺告訴我的民間傳說。

回到村屋，朱港正問我對剛才的事有什麼感覺。

我沒有回答他。

朱港正說，他第一次看的時候，只見男人掉下來，就被嚇暈了，醒來時還發現自己失禁。

第二次看的時候，看見男人滿地血肉，還重新把器官放回身體，幾天都食不了飯，晚上還會發惡夢。

看第三次之後，就開始習慣了。

現在看的時候，有時還會和其他人討論，男人應該如何跳下來，才能精彩一點。

我望望朱港正，看著他說話時的眼神和表情。

我覺得他不再是我認識的朱港正了。

我望望剛才一同觀看的其他人，他們都若無其事地談天風生。

村屋內，執事又說了很多話，可是我一句也聽不進耳朵。

我自己離開了。

朱港正和其他人都沒有察覺我離開；他們都很留心地聆聽執事的說話，還不斷點頭。

我回到天橋底，躲進窩裡。

我很害怕。

但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麼。

跳下來、血肉橫飛、收拾器官、走上天台、跳下來、血肉橫飛.....

這幾個畫面不斷在我的夢中重複。

我還看見自殺的男人總是保持著微笑，好像很享受似的。

男人的樣子，我好像在不久前，不知道在哪本相簿裡看過的。

(第n+12次記錄於此完畢)

王

我走到附近一個在公園，想看別人下棋。

公園有很多人聚集。

有一班中年男人在玩啤牌，很嘈吵。

有一班中年女人在跳舞，很嘈吵。

有一班年長女人在玩牌九，很嘈吵。

整個公園也很嘈吵。

我很奇怪，今天不是假日，為什麼這麼多人都不用上班，可以在公園遊玩。

我走遍整個公園，終於找到了一個寧靜的角落。

那裡坐著一個老伯伯和一個少年。

兩人正在下圍棋。

兩人都很專注，沒有發覺我就站在他們身旁，看著他下棋。

雖然我不懂得下圍棋，但看著棋盤上的黑白子的佈局，我也感覺到黑子處於劣勢，難以挽救了。

過了不久，執黑子的少年認輸投降。

兩人互相謙讓了一輪，少年便先離開了。

少年走後，執白子的老伯伯望著天空發呆，很久才發覺我的存在。

老伯伯請我坐下，邀請我與他下一盤圍棋。

我告訴老伯伯，我不會下圍棋，只會下象棋、五子棋之類。

老伯伯於是拿了一副象棋出來。

我自問下象棋的技術不差，可是我從未試過像現在這樣，輕易便輸掉。

我和老伯伯下了半小時象棋，就已經輸了七次。

我感到心灰意冷。

老伯伯笑著叫我不要介懷，因為他是永遠不會輸的。

我取笑老伯伯，哪會有人這樣自大，說自己永遠不會輸的。

老伯伯說，自從他的妻子意外去世，他無論做什麼事，也沒有輸過，沒有失敗過。

像是上天無情地奪去他的妻子後，給他的補償一樣。

我問老伯伯，如果他真是永遠不會輸，那麼他應該是很有名氣的。

老伯伯笑著說，他曾經是一名棋王。

不但是棋王，在其他很多範疇，他也曾被稱為王，創下很多世界記錄。

可是記錄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被人打破。

老伯伯嘆息著說，老了，就要退下來，由新人上場。

當舊人的記錄被新人打破，人們只會記得新的記錄，把舊的記錄遺忘。

於是，他也很快被人遺忘了。

剛我正在思考老伯伯那番說話的時候，一群操普通話的小孩子走了過來，打破了這個角落的寧靜。

小孩取笑老伯伯，又在向人吹噓自己是「永遠不會輸的」。

小孩說，老伯伯早兩天才輸給了他的平板電腦。

我說不相信小孩的說話，小孩就把平板電腦遞給老伯伯，要老伯伯再和平板電腦下一次棋。

老伯伯沒有說話，靜靜地接過平板電腦。

老伯伯開始在平板電腦上下波子棋。

十三分鐘後，老伯伯輸了。

小孩子的嘲笑聲傳遍整個角落。

我相信老伯伯的說話，可是他真的輸了。

小孩子走後，我問老伯伯是不是在說謊，他根本不是「永遠不會輸的」。

老伯伯問我，知不知道什麼是贏，什麼是輸。

我不明白老伯伯的意思。

老伯伯說，要成功，必須先知道真正的敵人是什麼，然後才能欺騙敵人，避免自己在不自覺，把敵人真正想奪取的東西輸掉。最後擊敗敵人，令敵人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才是最終的勝利者。

老伯伯再問我，知不知道那一局波子棋，真正的對手是誰，對手真正想要的又是什麼。

我想不到答案。

老伯伯笑著叫我不要灰心，說他終有一日，我會知道的。

幾個星期後，我再到公園去找老伯伯。

我看見那幾個操普通話的小孩子，他們在我和老伯伯下過棋的石檯上，忘形地嬉戲。

我遇見和老伯伯下圍棋的那個少年。

少年說，老伯伯前幾天過了身。

我想，老伯伯現在一定和他的妻子，快樂地在一起。

我決定要把老伯伯的事記錄下來，令他成為一個永遠也不會被遺忘的「王」。

(第n+13次記錄於此完畢)

肉

酒樓慶祝開業一週年，推出堂食燒肉優惠。

堂食燒肉，第一碟一元，第二碟兩元，第三碟三元，如此類推。

燒肉兩碟：三元
茶芥一位：十元
小費：一元三毫
總數：十四元三毫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過燒肉了，於是帶著一個十元和一個五元去酒樓吃燒肉。

我六點四十五分到達酒樓，已經有很多人在等位。

我自己一個人等了十五分鐘，知客就叫我的籌號了。

那些比我來得早，但還在等的人，向我露出疑惑的目光。

知客帶我到一張沒有人坐的四人枱，我坐下後便立即點了兩碟燒肉。

知客向我推銷其他菜式，我告訴她我只吃燒肉就可以了。

知客一臉不悅地走開了。

我環顧四周，整個酒樓都坐滿了人。

不久，知客帶了一對說普通話的夫婦和一個小孩過來，他們在另外三個位坐下。

他們沒有點燒肉，只是叫了兩碟齋菜和兩碗白飯。

我想他們應該是素食者。

他們點的東西很快便到齊了，可是我的燒肉還沒有來。

七點三十分了，我的燒肉還沒有來。

其他客人也開始鼓譟起來，問部長為什麼只有燒肉要等那麼久。

部長說會立即跟進，我看見他走進了茶水間，和其他職員閒聊。

七點四十五分，我聽見部長說了聲「燒肉到」，把幾碟東西放到鄰桌上。

我還沒有看清楚那碟燒肉，鄰桌的客人便把它吃光。

接著其他客人的燒肉也陸續到來。

一聲「燒肉到」，部長把兩碟燒肉放在我的面前。

每隻碟子上盛著的是幾塊白色的肉，每塊肉上都有一片深紅色的皮。

同桌那個小孩望一望，再嗅一嗅那碟燒肉。

他露出一臉驚惶的樣子。

小孩輕輕拉扯媽媽的手。

小孩的媽媽嗅一嗅，也是一臉驚惶的臉色。

小孩的媽媽輕輕拉扯丈夫的衣袖。

我看見丈夫在妻子耳邊輕輕地說了幾個字，便拉著妻子和小孩離去。

他們臨走時，小孩回過頭來，好像有話想跟我說。

他的爸爸望了一望四周，把小孩抱了起來，說了一聲「不要多管閒事」，便離開酒樓了。

我有點不敢把放燒肉進口裡。

可是其他人都吃都津津有味，不見有異樣。

於是我把燒肉放進口裡。

燒肉的皮很脆，燒肉的肉也很香。

整間酒樓也充滿著燒肉的味道。

在我品嘗那兩碟燒肉的時侯，其他客人不斷重複地點燒肉。

一碟，兩碟，三碟，四碟，五碟，六碟.....

我數著，鄰桌的客人點了八碟燒肉。

我吃光兩碟燒肉，還想再吃。

可是我沒有錢多吃一碟。

這個時候，鄰桌的客人再點燒肉，但部長說今天的燒肉已經全部沽清了。

客人抱怨燒肉太快沽清，說明天一定要再來多吃幾碟。

不知道為什麼，我卻竟然鬆了一口氣。

酒樓外，還有很多人在等著吃燒肉。

在回天橋底的途中，我腦中想著的，除了燒肉，還是燒肉。

 臨睡前，我和露宿者圍在一起，聽一個年老露宿者在說故事。

有一對情侶因雪崩在雪山上迷路，少女雙眼更受傷失明。

少年每天去找路，回來時都會帶來少許生肉。

少年告訴少女那是雪山上企鵝的肉，是唯一能保命的糧食。

少女相信少年的話，每天也會吃這些生肉。

一個星期後，兩人終於被救往醫院。

可是少年在醫院失救死亡，少女幸保性命，但雙眼永久失明。

從此以後，少女在家人的勸導下，不再吃肉，成為一個素食者。

很多年後的一天，雙眼失明的少女在一間餐廳吃飯，點了生企鵝肉來吃。

那天，是少年的死忌。

少女想藉吃企鵝肉來懷念少年。

當侍應端上生企鵝肉，少女嗅一嗅，再嘗一嘗，便淚流滿面。

侍應問少女是不是生企鵝肉的品質出了問題。

少女問侍應，他端來的是否真的是企鵝肉。

侍應肯定地說是，還說他們從不欺騙客人。

少女聽罷，哭得更厲害。

少女終於知道，在雪山上，她吃的不是企鵝肉，而是少年的肉。

少年為了少女，每天都割自己的肉給少女吃。

其他的露宿者都覺得很感動。

我卻有作嘔的感覺。

(第n+14次記錄於此完畢)

做夢

小時侯，我經常發同一個夢。

我走進了一部升降機，它只有阿拉伯數字的樓層按鈕，沒有開關門按鈕。

它會上，也會落，卻永遠不會打開門。

不管我按哪一個樓層，它也會升降到那一層停下。

門卻沒有打開。

然後，升降機又會再次起動，到其他樓層去。

上上落落，卻永遠不會打開門。

現在，這個夢境成真了。

一同被困的，還有兩個中年男人，一個少年，一個少女，還有紀倩。

兩個中年男人不停地咒罵升降機。

少年不停地按呼救按鈕和大聲呼叫。

少女嘗試用手提電話求救。

我抱著紀倩，坐在升降機的角落。

紀倩在升降機關上門的一刻暈倒了。

紀倩好像熟睡了一樣。

少年和少女不斷嘗試，卻沒有成效。

兩個男人罵得更狠。

升降機不斷地上落，在樓層停留十多秒，然後繼續上落。

升降機是在正常運作的。

只是不會打開門而已。

不知道過了多久，少年和少女都坐在地上，不再嘗試。

只剩下男人不停地按按鈕的聲音。

男人不斷重複地按十三個阿拉伯數字的按鈕。

0、1、2、3、4、5、6、7、8、9、10、11、12...

升降機完全依照男人的按鈕次序，到達每一個樓層。

升降機是在正常運作的。

只是不會打開門而已。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我開始覺得有點尿急。

我相信其他人也有這種感覺。

兩個男人開始對升降機拳打腳踢。

少女很害怕。

少年對少女說，他想嘗試打開升降機頂部的通風口逃出去。

少年還沒有行動，兩個男人已經打開了通風口。

他們爭著爬出去，大打出手。

少年和少女躲在升降機的角落。

我也抱著暈倒的紀倩躲在另一個角落。

一個男人倒下，另一個男人二話不說，立即爬出通風口。

倒下的男人說了很多粗口，也爬出了通風口。

少女擔心少年會發生意外，緊緊地拉著少年的手，不讓少年爬出通風口。

少年安撫少女，說他出去後會立即找人幫助。

少年鬆開少女的手，爬出了通風口。

三個人，一個一個地消失在我的眼前。

不知道再過了多久，我們依然困在升降機裡。

升降機繼續上上落落，門依然沒有打開。

仍然沒有人來救我們。

少女哭了起來。

我也越來越尿急，感到坐立不安。

紀倩終於醒過來了。

紀倩問我發生什麼事，我把所有事都告訴她。

紀倩聽完後，用疑惑的目光望著我。

她問我，是誰說升降機的門打不開。

我告訴她是我說的；我還告訴她，把我的夢境告訴了升降機內的其他人。

紀倩一言不發。

然後她走到按鈕前，按了「1」那個按鈕。

升降機向下降，在一樓停了下來。

但是門還是沒有自動打開。

紀倩按了一下「0」那個按鈕。

門打開了。

紀倩說，那是「OPEN」的「O」，不是「0」。

少女立即衝出升降機，去找少年了。

紀倩沒有等我，獨自走樓梯，去八樓接收幾隻被遺棄的小狗。

我看見看更在大堂坐著。

我問看更，為什麼不理會我們呼救，不來救我們。

看更奇怪地看著我。

他表示他什麼也聽不到。

他只是看到，升降機關門後，因門關不好而馬上彈開。

他還問我，關門前他看到升降機內有三個男人，為什麼開門後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

記憶中，年幼的我曾經把這個夢告訴爸爸媽媽。

自從聽了他們的回答，我好像以後再沒有發這個夢。

如果我記得他們的回答，這件事是否不會發生呢？

但我已經忘記了他們怎樣回答我。

我連他們的樣子也忘記了。

(第n+15次記錄於此完畢)

補習

一個露宿者問我，有沒有在香港見過人裸跑。

我回答，幾年前曾經見過一群裸體的小孩在街上步操。

他笑我說謊。

他從沒有聽過有這樣的報導。

我沒有反駁他。

只是在心中說：

我有見過，我真的有見過。

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忘記了把這件事記下來。

那夜凌晨，我睡在一條沒有其他露宿者的天橋底下。

我被腳步聲吵醒。

我張開眼睛。

有一個男人，帶著一群小孩子在路中心步操。

小孩子都沒有穿衣服。

帶頭男人也一絲不掛的。

我很好奇。

我走到他們面前，小孩顯得十分驚訝。

可能，小孩想不到有人會看見他們。

帶頭男人喝令小孩們不要驚慌。

我問帶頭男人，他們在做什麼。

帶頭男人說，他是補習社的導師，正在訓練這群小孩子。

我問，裸露著身體步操，是什麼訓練。

帶頭男人自豪地說，這是培育社會精英的訓練。

帶頭男人邀請我到他的補習社，說可以詳細講解給我聽。

我跟著他們在路上走著。

小孩們一邊走，一邊偷望四周。

他們好像都很害怕被其他人看見。

我走在小孩們後面。

我看到小孩們圓圓的臀部。

我覺得這些小孩都很可愛。

我也看到帶頭男人的臀部。

我覺得很嘔心。

我走到一個小孩子的身邊。

我問他，為什麼要裸露著身體步操。

他猶豫說，他也不知道，是父母帶他來做訓練。

我又問，在街上裸露著身體是什麼感覺。

小孩想了一想，告訴我，他感到有點害羞。

我們走了三十分鐘，走到了一幢舊唐樓。

補習社在唐樓的一樓。

補習社櫃檯前站了很多人。

我很奇怪，凌晨時分也有這樣多人。

他們都是來為子女報名的父母。

帶頭男人叫我等一會，他要先處理櫃檯前的人。

我四周張望。

我看見貼在牆上的收費表。

收費貴得嚇人。

我投胎十次也付不起。

我等了很久，走來報名的人卻不斷出現。

我很睏。

我問帶頭男人的拿他的電話。

帶頭男人在他的名片上，寫了一個手提電話號碼。

他說這是他的私人號碼。

我走了。

我看看手上的名片。

名片的一面，印有帶頭男人的名字，補習社地址和電話。

名片的另一面，印著一句話：

人無恥，則無敵

那夜凌晨的幾個月後，我又再走到那間補習社。

補習社的職員用鄙視的目光望著我。

他問我，我和帶頭男人是什麼關係。

我拿出寫有手提電話號碼的名片。

我告訴職員，我是帶頭男人的朋友，來看看補習社的運作。

職員的態度立即轉變。

他告訴我，老闆外出了。

帶頭男人是補習社的老闆。

職員恭敬地帶我走進補習社。

我又看到那夜凌晨的那群小孩子。

他們裸露著身體，站立在課室中上堂。

我又看到他們圓圓的臀部。

他們的臀部變了。

一點也不可愛了。

補習社有很多課室，每一個課室也站滿了裸體的小孩。

職員帶我到最後一個課室。

他說這個課室正在上他們新開辦的課程。

我望進課室，裡面全都是成年人。

他們和那些小孩一樣，是裸體的。

但這些裸體成年人的腰部，卻有一條很粗的腰帶。

是一條金光閃閃的腰帶。

我有作嘔的感覺。

不知道什麼，我很想把這群人全部殺光。

我跑走了。

我再也不想來這間補習社。

我回到我的窩裡，重新把這件事回想一次，才把它記下來。

我問自己，為什麼會一直忘記把這件事記下來？

爺爺曾經告誡我，做人一定不可以「習慣」，否則很多事都會忘記，變得遲鈍，遇到危難也不懂反應，最後只有等死。

我想，一定是我開始習慣了。

(第n+16次記錄於此完畢)

2000年 內地暴徒入境事務大樓縱火 2死44傷
2013年 縱火暴徒獲得居留權 富貴居港

2016年5月9日 港人母女被內地婦襲擊母後腦着地疑中風
2016年5月11日 內地婦提堂　警派專車送走

盲遊記

我站在紅綠燈前。

名貴的汽車在我面前飛快地駛過。

我的眼睛被汽車濺起的污水濺到。

眼睛很痛，痛得張不開來。

我不敢開口請別人幫忙，我怕他們會誤以為我是騙子。

我又怕幫助我的人是騙子。

現在街上很多騙子。

我見過很多路人被騙子騙倒。

經過的路人問我是不是想過馬路。

我告訴他們我的眼睛受了傷。

我問他們可不可以帶我去看醫生，路人的聲音就消失了。

我閉著眼，一直站在紅綠燈前，不敢走動。

我怕撞到其他路人，被他們責罵。

現在街上的人都很凶。

徬徨無助之際，有一把女孩的聲音在我身邊出現。

女孩問：你眼睛有事？
我說：被污水濺到，可以帶我去醫院嗎？
女孩說：我帶你去。
女孩沒有待我回答，便拉著我的手，向前走。
我只好被女孩牽著走。

女孩說：小心，前面有水氹。
我說：我會小心...
話未說完，我聽到幾下踩水氹的聲音，和女孩的笑聲。
我感到褲腳被濺濕了。
女孩笑說：嘻嘻！踩水氹真好玩！
我被女孩牽著走。

女孩問：可不可以請我吃雞屎藤？
我說：我沒有錢。
女孩說：我剛才摸到你的褲袋，有幾個硬幣。
女孩沒有待我回答，便伸手入我的褲袋。
女孩用我的錢買了兩個雞屎藤吃。
女孩笑說：嘻嘻！雞屎藤真好吃！
我繼續被女孩牽著走。

我問：你剛才買了兩個雞屎藤，可不可以給一個我吃？
女孩鬆開拖著我的手。
女孩說：那是我買給我爺爺的！你不要貪心！
我說：那是用我的錢買的。
女孩說：你這個貪心鬼，我不幫你了！
我說：好好好，我不吃了。
女孩說：你先發誓不會食吃我的雞屎藤，我才繼續幫你！
我只好發誓。
我重新被女孩牽著走。

女孩問：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街上這麼多吉鋪？
我說：租金貴，想租的人都租不起，業主又不肯減租。
女孩說：為什麼要減租？減了租，對之前付了貴租的人不公平呢！
我無言。
我只好繼續被女孩牽著走。

我嗅到奇怪的味道。
我問：我們在哪裡？
女孩說：女廁。
我大驚：你為什麼帶我進女廁？
女孩說：我要小便。
我大怒：我會被以為是偷窺狂的！
女孩說：你不想進女廁，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說：我怎知道你帶我進女廁，你快點帶我出去！
女孩說：真麻煩！
女孩鬆開手，之後我聽到水聲和沖廁聲。
等了一會，我才被女孩牽著走。

我問：還沒有到醫院？
女孩問：什麼醫院？
我問：你不是帶我去醫院嗎？
女孩說：我以為你自己懂得去醫院，我只是想帶你過馬路。
我說：哪你為什麼要牽著我的手一直走？
女孩說：我以為你想跟著我，陪我逛街。

我無奈：算了，我自己再想辦法。
女孩說：不如我現在帶你去醫院吧。
我生氣了。
我大聲說：不用了！我不需要你幫助！請你走吧！
女孩的聲音慢慢遠去。
我一個人紅綠燈前。
唇！懶有實，以為自己好巴閉咩！冇左我幫你，你咩都做唔到呀！

後來，有一個婆婆，帶我到她在馬路旁的豆腐花店，為我清洗眼睛。

婆婆告訴我，那個女孩是這裡的地靈。

地靈以作弄別人為樂，附近很多老街坊都曾經被她捉弄過。

我問婆婆，我在這區住了幾年，為什麼沒有聽人說過。

婆婆嘆道，從前，附近都是老街坊，人不多，大家守望相助，人人都知道地靈作弄人的事。

當時地靈的惡作劇都不傷大雅，街坊們都不以為然。

但近幾年，新搬來的人多了，他們都不與舊街坊溝通。

很多舊的街坊又走了，令知道地靈的人越來越少。

地靈的惡作劇變得過份，還曾令路人受傷。

婆婆知道，地靈終有一天會弄出人命的。

可是，婆婆自知已經不能制止。

婆婆的豆腐花店，也會在這個月尾結業。

婆婆也會離開這個住了幾十年的地方。

婆婆告訴我，地靈是欺善怕惡的，如果下次再遇上，一定不可心軟，要用凶狠的態度對付她。

一個月後，我又走到那裡。

婆婆的豆腐花店沒有了，變成了連鎖小食店。

「碰轟」一聲，我身後的馬路發生了車禍。

一個黃衣少年被一輛紅色的汽車撞倒了。

我看見一個女孩站在紅色汽車旁邊，望了地上那少年一眼，然後走進在一群外國遊客之中，失去了蹤影。

(第n+17次記錄於此完畢)

2016年2月24日 財政案削減2.36億公共醫療開支
2016年5月12日 政府九十億撥款 十五億援助四川大熊貓